



#1

批评应当直接简明

Criticism should be Direct and Brief

彭德 Peng De

狭义的批评如同手术刀，直剖病灶，不会旁敲侧击；又如同挚友或情侣之间的知心话，点到为上，无须反复论证，因为反复论证同归纳法一样，在思辨的层面不可靠。批评文章洋洋万言，失之于北宗和尚念经式的啰嗦。当年创办《美术文献》，我提议建立一种批评文体，即二百字左右的艺术家的“推介词”。《辞海》的美术家词条，评论其艺术的篇幅都很简短，顾之164字，倪云林118字，郑板桥21字。苏东坡写过一百多篇题跋形式的书画批评文章，总计一万多字，按本朝高教部规定的篇幅，以此申请美术批评硕士文凭都不够格。而今的美术批评文章，往往看重长篇。众多无人问津的长篇大论却指望后人拜读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至于批评中有研究或者研究中有批评，诸如个案分析或艺术潮流审议等等，造成大篇幅的广义批评文本，是需要另外探讨的问题。

《芜湖宣言》强调批评文章低碳化，抵制大词化，我的立场是支持。大词有两类，一类是以往常见的总体论术语，比如历史规律、时代精神等。另一类是西式译语，简约为五个字：性、学、化、主义。平庸的批评文章习惯于毫无铺垫地抛出后缀这些字眼的术语，比如，语义性、结构性、精神性等等，其中的性，常常是多余的字眼，它会使原本笼统的词义变得更不确定。不要以为有了性，学术就深厚了，言论就高超了。又如，元哲学、现象学、符号学等等，讲座时抛出来蒙一蒙本科生，提高他们的求知欲，或许有用。

换了场合，面对同行再抛这类大词，无非是虚张声势，买空卖空。再如，中国化、全球化之类的说法，由学界创始，都普及到对农村广播的节目中去了。中国化这个语焉不详的提法，国人早已熟视无睹，但国外汉学家总是特别困惑。在他们的理解中，中国这个大词如同中国精神一样，没有始终如一的内含。全球化的提法，是各种思想化解全球还是全球一体化？全球一体化是观念的同一还是规则与制度的同一？这些疑义没有消解之前，艺术批评骤然冒出一个全球化，是何意思？还有，感觉主义、心理主义、普遍主义之类的术语的滥用，即便是该领域的学者，也不明白他指的是哪家的观点。上述各类术语和熟语，不是不能用，而是应当具体地明确地用。而今的批评文本，动不动就有一堆空洞术语堆砌在文章中，没有解释和铺垫，不知所云。离开了性、学、化、主义这类后缀词，一些从事批评的人似乎就写不成文章。上述大词指涉的学术思想，批评家当然应当了解以至精通，不过一旦使用，只有将它们隐藏在具体论述的背后才是高手。

批评文本回避大词，应当视为带有纠偏作用的口号，不能一概而论。即便是时代精神，也不全是过时的死词。半个世纪以前，周谷城提出“时代精神汇合论”的多元并存观点，就不空泛，可惜一出来便被极左派学者痛批而折。还有历史规律，用来评论已故的艺术形态，比如原始彩陶、商周青铜器、战国漆器，也许能自圆其说。批评家面对不同的对象用什么理论，应当顺其自然，因时因地因人而异。运用批评理论一味推崇显学，容易造成乏味的学术专制。

当代美术家

#1 能? ! No.4 雕塑 陈秋林
#2 twinkle 布面油画 陈思



#2



佛光 亚麻油彩 300×200cm 2011年 张小涛